

第四回 作良媒一股鳳頭釵 傳幽謎半幅花箋紙

詩：

情癡自愛鳳雙飛，汀冷難交鷺獨窺。
背人不語鴛心鬧，捉句寧期蝶夢迷。
涓涓眼底鶯聲巧，縷縷心頭燕影遲。
何如還如魚戲水，等閒並對鶴同棲。

你道適才在門外咳嗽的是哪一個？恰就是個韓蕙姿。原來她在門外站立了好一回，這韓玉姿在房裡自言自語，把那把紈扇看一會，想一會，都被她在門縫裡明明白白瞧得仔細。見妹子走出房來，便閃在那花屏風後。玉姿雖是聽見咳嗽之聲，哪裡提防就是姐姐韓蕙姿？

這蕙姿也正有心在那扇上，恰好乘她走出，悄悄賺進房中，將來匿在袖裡，故意待她來時，要把些話兒挑逗。她見妹子無言回答，倒一把扯了進房，便道：「妹子，莫要著忙，那把扇子是姐姐適才到妳房中，拿去送與老爺了。」

玉姿見姐姐說送與老爺，心中老大驚恐，便道：「姐姐，怎麼好？適才那把扇子是我妹子亂題了幾句在上，若是老爺看見，決要發起惱來，如何區處？」蕙姿道：「這個何妨，老爺一向曉得妳是個善於題詠的，見了決然喜歡。難道到要著惱麼？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妳不知道，那首詩有些古怪，卻是老爺看不得的。」蕙姿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妹子，我和妳不是別人，原是同胞姊妹，何不把詩中的意思明對我說，與我得知。倘或老爺問起時節，姐姐替妳上前分理幾句也好。」

玉姿只道真把了韓相國，事到其間，卻也不敢隱瞞，只得便把那日玉覺舟兩下隔船吟和緣由，從頭到尾，一一實告。

蕙姿聽妹子這一番話，正是錯認陶潛是阮郎，只道是那晚把船窗推開偷窺的那康公子，卻就是杜公子，便道：「妹子，看將起來，那杜公子昨晚向人隊裡混跡到我府中了。見我姊妹二人面龐一般相象，卻也認不明白，因此把這紈扇暗投在圍屏側邊，要我們知道他特來探訪的意思。妹子，妳休恁心慌，那紈扇卻不曾送與老爺，還在姐姐衣袖裡面。不是我故意要藏匿妳的，適才門外聽妳自言自語，分明露出一段私情，正要把這把扇子為由，慢慢盤問妳幾句。如今不提防著我，先把真情從頭實說，足見姊妹情深。難道我做姐姐的，倒將假意待妳不成？卻也有幾句心苗話兒，就與妳實說了吧。」

玉姿聽說紈扇在姐姐身邊，方才放下肚腸，把個笑臉堆將下來道：「姐姐，便險些兒把我妹子來驚壞了。妳既然有什心事，向妹子說也不妨。」蕙姿遂把在那船中瞥見康公子，特地把琵琶撥唱一曲《昭君怨》打動他的話，明明盡說。

玉姿聽姐姐說罷，竟也懵懵懂懂起來，連她也把個康公子想做了杜公子，對著蕙姿道：「姐姐，妹子想來，那晚杜公子在那邊偷瞧姐姐的時節，分明也有了一點心兒，不料妹子夜來倚欄看月，想是她到把我認做姐姐，故將詩句相挑。哎，這正是『混濁不分鱧共鯉』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這般說，我和妳不知幾時才得個『水清方見兩般魚』？」

玉姿回笑一聲道：「姐姐，我如今姊妹二人的心事，除了天知地知，只有這把紈扇知得。從今以後，若是姐姐先有個出頭日子，須用帶挈我妹子；倘或我妹子先有個出頭日子，決不忍把姐姐奚落就是。」蕙姿道：「但有一說，這把扇子設使老爺明日送去的時節，拆開一看，見了上面又寫著一首詩兒，可不作將出來，怎麼了得？」

玉姿呆了一會道：「姐姐講得有理。妹子只顧向前做去，倒不曾想著這一著。也罷，我如今既已如此，用個拼做出來的計較，把這扇子另將一幅上好白花綾整整齊齊封裹停當，再把一方錦匣兒，好好盛了。待到明日老爺送去之時，他見收拾得十分齊整，哪裡疑心到這個田地？況且他又是一個算小的人，要愛惜那幅白綾，料不拆開來看。倘蒙天意成全，能夠與杜公子一見。他是個伶俐書生，點頭知尾，自能觸悟，決然乘機趨謁。那時節，兩下裡便也得個清白。」蕙姿笑道：「妹子，既然如此，我和妳各人賭一個造化，撞一個天緣便了。」玉姿也笑了一笑，便起身各自回房不提。有詩為證：

疑信參差不可評，全憑見面始分明。

今朝兩下休心熱，自有天緣出至情。

話說這杜開先，自從元宵燈夜與康汝平混入到韓相國府中，瞥見蕙姿錯投紈扇之後，依舊回到清霞觀裡。詩書沒興，坐臥不寧，心下半喜半愁，情錯亂。你道他喜的是哪一件？卻是得了一個真實消息。愁的是哪一件？卻是姊妹二人一般面貌，畢竟不知哪一個是畫船中酬和的，又不知那把紈扇落在誰人手裡。

這康汝平雖然曉得他想念的意思，哪裡知道暗投紈扇一事，不時把些話兒詢問。杜開先再不露出一些影響，整日在書房中愁悶不開，神魂若失，癡癡呆呆，懵懵懂懂，就如睡夢未醒的一般。那聾子見了這般模樣，再想他不著什麼頭腦，老大驚異。

原來，這聾子耳內雖是聽人說話不明，心中其實有些乖巧，背地裡不時把康汝平去探問口訊。康汝平卻又不好明對他說為著這件事兒，只得把些別樣說話支吾答應。聾子哪裡肯信？

一日，對著杜開先道：「大相公，我想你離家到館，還不滿個把月日子，就是這樣一個光景。在這裡若也多坐幾時，便不知怎麼一副嘴臉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不聽老人言，必有悽惶淚。』那日元宵燈夜，我勸你不要進城，卻不肯聽。如今看將起來，都是那時節起的情由，只說小人在這裡早晚茶飯上服侍不週。那時節，教我渾身是口，也難分辯。不如早早收拾回到府中，稟過老爺，慢慢消遣幾個日子，再到館中，卻不是好？」

杜開先便不回答，著實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我的意思到也要回去消遣幾日。只是這書房中衣囊什物，沒人在此看管。」聾子道：「大相公，你卻說這樣量小的話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乘肥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』何不把這書房鎖匙，托付康相公就是。」杜開先道：「聾子，你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康相公也是個沒坐性的，見我不在這裡，一發沒了興頭，自然也要打點回去了。」聾子道：「這也極容易處的。待小人送大相公到了府中，再轉來看管便了。」

你看這杜開先，不說起回去便罷，若說起回去，巴不得一步就走進城去。對著聾子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你去對康相公說，明日是太夫人的散壽，大相公今日要回府去一拜，只消停三、兩日就來。這書房中要康相公撿點一撿點，看他怎麼回答。」聾子轉身便去對康汝平說。

這康汝平原曉得他只為那樁心病，不好相留，只得憑他回去。便道：「你相公既要回去，我就移到你相公房裡去，權坐幾日就是了。」聾子就來與杜開先說知。杜開先就著他速去收拾幾件衣服，做一氈包提著，連忙起身，竟到康汝平房中作別。康汝平遂攜手送出觀門，卻把沒要緊的話兒，低低附耳說了幾句。杜開先微微笑了一笑，兩人拱手而去。這正是杜開先湊巧的所在。

方才到得府中，恰正午後光景，只見一個後生，手捧一方拜匣，也隨後走將進來。聾子回頭看見，問道：「大哥，是哪裡來的？」後生道：「我是韓相國老爺差來，聘請你杜爺公子的。」杜開先聽說「韓相國」三字，便覺關心，又聽說個：「聘請杜公子。」就站住儀門首，問道：「可有柬帖麼？」

後生把他仔細看了兩眼，見他相貌不凡，心中便道：「此莫非就是杜公子？」便向拜匣裡先取出一個柬帖來，連忙送與杜開先。杜開先接了過來展開一看，上寫著「通家眷生韓文頓首拜」，「副啟一通」。杜開先就當面把書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賢契青年美質，碩抱宏才。聲名重若斗山，望譽燦如雲漢，咸謂謫仙復生，盡道陳思再世，真巴陵之麟鳳，廊廟之棟樑也。敬羨，敬羨！不佞潦倒龍鍾，清虛不來，渣穢日積。欲領玄提，尚慳良遇。壽意一幅，借重金言。原題紈扇為聘，慨賜賞臨。

老朽林泉，不勝榮藉。

看到後面，只見有著「紈扇」二字，心中著實驚訝，暗想道：「難道那把扇子，卻被老頭兒看破了？」那後生便把錦匣兒送將過來。

杜開先一隻手接了錦匣，一隻手執了書柬，笑吟吟的對著後生道：「既承韓老爺寵召，自當趨往。但刻下不及回書，敢煩轉致一聲，待明早晉謁，觀面稱謝便了。」後生方才曉得這個就是杜公子，愈加小心幾分，滿口答應不及。杜開先著聾子拿三錢一個賞封送他，稱謝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曾將紈扇留屏後，今日仍齋作聘物。

無限相思應有限，羨他來去是良媒。

杜開先見那後生去了，也等不得走進中堂，端然站在儀門邊，把那錦匣揭將開來。只見裡面又是一幅白綾封裹得綿綿密密，原來，還是韓玉姿的手跡。恰好適才韓相國著人送來的時節，果然無心竟到這個田地上去，因此便不拆開細看，隨即糊塗送到這裡。這都是他兩個的天緣輻輳，恰正送來，剛剛遇著杜開先回來，親自收下。

這杜開先雖見書上寫著個「紈扇」二字，哪裡曉得扇上又添了一首詩兒！便又把白綾揭開，果是那元宵夜，擲在圍屏邊的這把扇子。再扯開一看，上面又增了一首詩兒，恰正是他那日在這邊船裡即詠的，詩後又寫著「韓玉姿」三字。點頭暗想道：「原來畫船中與我酬和的，就是這韓玉姿了。只是一件，如何那書帖上寫著是韓相國的名字？這紈扇上又寫著韓玉姿的名字，此事仔細想來，不好明白。莫非到是那老頭兒知了些什麼消息，請我去，倒有些好意思不成？」

你看他慢慢的一回想，一回走，來到中堂，恰正見翰林與夫人對面坐著，不知說著些什麼話兒。看見杜開先走到，滿心歡喜，雖是一個月不相見，就如隔了幾年午會的一般。連忙站起身來，迎著笑臉道：「萼兒，你回來了，一向在館中可好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深承爹媽懸念，只是睽違膝下，冷落斑衣，晨昏失於定省，不孝莫大。」

杜翰林道：「萼兒，你豈不曉得事親敬長之道，哪一件不從書裡出來！今既與聖賢對面，就如鎮日在父母身邊一般。我且問你，那康公子也同回了麼？」杜開先答應道：「康公子還在清霞觀中。孩兒今日此回，一來探望爹媽，二來卻有一件事與爹媽商議。」夫人便道：「萼兒，敢是你在清霞觀中早晚不得像意，又待變更一個所在麼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孩兒在那邊清雅絕倫，正是讀書所在，無什不便。但為昨日韓相國差人特地到清霞觀中，投下請書禮帖，欲令孩兒，明日到他府中題詠幾幅壽意，所以回來特請命於爹爹，決一個可否。還是去的是，不去的是？」

杜翰林道：「萼兒，那韓相國是當朝宰輔，碩德重臣，又是巴陵城中第一個貴顯的鄉紳。就是他人，巴不能夠催謀求事，親近於他。何況慕你詩名，特來迎請，安可拂其美意？今日就當早早趨謁才是。」夫人道：「萼兒，既有請書，何不順便帶回，與爹爹一看，方是道理。」杜開先便向袖中先將書帖取出，送上翰林道：「孩兒已帶在此。」

翰林接將過來，從頭一看，欣然大笑道：「夫人，那老頭兒就將孩兒原題的紈扇送將轉來，豈不是一個大丈夫的見識麼？」夫人道：「卻是怎麼樣一把紈扇？」杜開先便又向袖子裡拿將出來。

翰林展開，把前後兩首詩兒仔細一看，道：「萼兒，這扇上兩首詩兒，緣何都不像你的筆跡，又不像你的口氣？」杜開先乘機應道：「孩兒也為這件事，因此躊躇未決，進退兩難。」杜翰林道：「萼兒說哪裡話！做詩原是你的長技，難道如扇上這樣句兒，愁什麼做不出來？但有一說，明日謁見的時節，決不可把這紈扇帶著，倘言語中間偶然提起，只是謙虛應對為妙。」杜開先道：「還有一句請問爹爹，明日若見了韓相國，教孩兒怎麼稱呼？」

翰林想了一想道：「萼兒，韓相國雖然是個大寮，論我門楣，也不相上下。況且共居巴陵一邑，兼屬同寅，總不過分一個伯姪輩兒就是。」杜開先躬身答應一聲。那夫人就走過來，一把攜手轉身進去，隨喚廚下整治茶飯不題。有詩為證：

少小多才動上人，他年擬作國家賓。

雙親恃有聰明子，寧不欣欣若寶珍！

次日，杜開先帶了家僮，竟到韓相國府中。把門人通報，那韓相國聞說：「杜公子來到。」十分之喜，急令家僮開了中門，匆匆倒履出來迎迓。引至大廳上，敘禮已畢，連忙拂椅分賓主而坐。

兩巡茶罷，韓相國道：「公子如此妙齡，詩才獨步，豈非巴陵一邑秀氣所鍾！老夫久仰鴻名，每勞蝶想，恨不能早接一談。今承光降，何勝躍如！」

杜開先欠身答道：「老伯乃天朝台鼎，小姪是市井草茅，深感垂青寵召，敢不覆轍趨承！」韓相國道：「老夫今日相迎，卻有一事借重。不日內乃少伯袁君壽誕，老夫備有壽意一幅，敢求賜題，作一個長春四景。料足下個儻人豪，決不拒我，故敢造次斗膽耳。」杜開先道：「老伯在上，非是小姪固辭，誠恐俚言鄙語，有類齊東，豈無見笑於大方乎？」

韓相國道：「老夫前聞梅花觀之題，今復見紈扇之詠，深知足下奇才。今日見辭，莫非嫌老夫不是個中人，不肯輕易的題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卻是小姪得罪了。」韓相國便吩咐：「杜府管家耳房茶飯。」遂喚女侍們取了鎖匙，先去開了記室房門，然後把杜公子引進。

原來，那韓蕙姿與韓玉姿姊妹兩人，聽說個杜公子到了，巴不得一看，撇下肚腸；因此俱已留心，早早都站在那廳後簾子裡，正待看個仔細。恰好杜開先正慢將進去，回頭一看，只見那簾內站著的端然是元宵夜瞥見這兩個女子。你看他，兩隻腳雖與韓相國同走，那一片心兒，早已到這兩個女子身上，又恐韓相國看出些兒破綻，沒奈何，只得假意兒低頭正色，徐步一同來到記室。

韓相國先把壽軸取將出來，展開在一張八仙桌上，再把文房四寶擺列於右，對著杜開先道：「老夫有一言冒啟，昨日有一敝同寮，始從京師回來，刻下暫別一會，前去拜望一拜望，少息就回。公子在此，權令女侍們出來代老夫奉陪，萬勿見罪，足徵相愛重了。」

杜開先聽說這幾句，恰正合著機謀，只是不好欣然應允，便假意推卻道：「老伯既有公冗而去，小姪在此，誠恐不便，不如也暫辭回去。明日再來趨教何如？」韓相國笑道：「好一位真誠公子！敢是老夫欲令女侍出來代陪，慮恐男女之間嫌疑之際麼？」杜開先躬身道：「正是小姪愚意。」

韓相國又笑了一聲道：「賢契，不是這樣講。老夫與令尊翁久同寮，況屬通家，今公子到此，就如一家人一般，這個何妨！」吩咐院子快喚蕙姿出來。

原來，這蕙姿與玉姿姊妹兩人還站在廳後，端然不動，都在那猜疑之際，突地裡聽說一聲：「蕙姿姐，老爺喚妳哩。」她兩個再想不到是喚出來代陪杜公子，只道有些不妙的事，一個目定口呆，一個魂飛魄散，心頭擗擗的跳個不了。蕙姿道：「不好了！敢是紈扇上詩句，杜公子對老爺說出來，故來喚我對證？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決不為著這件。我想那杜公子的心事，就是我們的心事，難道他便如此沒見識麼？」

蕙姿道：「妹子，妳可想得出還是為著什麼來？」玉姿道：「敢是杜公子記著那《昭君怨》兒，故在老爺跟前把幾句巧言點綴，特地要妳出去相見的意思。蕙姿道：「妹子，那杜公子若是果有這片好意，肯把前事記在心頭，決不把妳前日送去紈扇上詩兒丟在一邊了。古人云：『丑媳婦免不得見公姑。』既然喚著我，好歹要去相見的，且走出去便知分曉。」

玉姿就轉到自己房中，探聽她出去還為什麼緣故。蕙姿也不及進房重施脂粉，再換衣衫，別了妹子，竟到記室裡面。見了杜開先，連忙假裝退避不敢向前的光景。韓相國道：「這就是杜公子，快過來相見。」蕙姿便向前懇懇萬福，杜開先便深深回喏。蕙姿問相國道：「不知老爺喚蕙姿有何吩咐？」韓相國道：「我就要出門拜客，杜公子在此題這長春壽軸，著妳出來權且代我相陪一會。」

蕙姿也假意兒低低回答道：「老爺，這位杜公子從不曾相見的，羞人答答，教蕙姿在這裡怎麼好陪？」韓相國道：「說哪裡話，這杜公子我與他久屬通家，誼同一室，不要害羞，在這裡略陪一會兒，不多時，我就轉來了。」蕙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爺請行，蕙姿在此代陪就是。」韓相國便與杜開先作別，遂走出廳前，上轎出門不提。

這杜開先與韓蕙姿適才相國面前故意推托，都要別嫌疑的意思，見相國出去，巴不得各訴衷腸，備說心事。只是一件，兩家都是今朝乍會的，一個便不好倉皇啟齒，一個又不好急遽開言，眼睜睜對坐著，心兒裡都一樣蟹兒亂爬，眼兒裡總一般偷睛頻覷。

這杜開先先畢竟還是個少小書生，包羞含愧，提著那管筆兒，假意沉吟，捱了半晌，方才把句話兒挑問道：「小生前在玉覺舟相會的，敢就是足下麼？」蕙姿掩口道：「那元宵夜暗投紈扇的，莫非也就是公子麼？」杜開先笑吟吟的道：「正是小生。我想足下妙齡未笄，麗質偏嬌，恐久滯朱門，寧不一抱白頭之歎！」蕙姿道：「公子豈不聞紅顏薄命，自古有之。但此念眷眷在懷，奈何兒女私心，豈敢向公子尊前一言盡贅！」杜開先道：「足下的衷腸，自那日在玉覺舟中扣舷一歌，倚欄一和，小生便已悉知詳細。緣何對面到無一言，敢是足下別有異志？」

這蕙姿卻又不好說得那日船中酬和的是她妹子，只得順口回答道：「妾本閨壺鳩拙，下賤紅裙，只堪侑酒持觴，難倩溫衾共枕。既承公子始終留盼，情願訂以此生。但是匆匆之間，欲言難盡。妾有金鳳釵一股，倘公子不棄輕微，敢求笑納，使晨昏一見，如妾眷戀君旁矣。」

杜開先連忙雙手接住，仔細看了道：「深感足下賜以鳳釵，但小生愧無一絲轉贈，如之奈何？也罷，就將這花箋上聊賦數言，少伸贈意，不識可否？」蕙姿笑道：「既承公子美情，望多賜幾句也好。」杜開先便把那起稿的花箋取一張，整整齊齊裁了一半，提起筆來，寫了一首道：

天湊良辰刻刻金，緣深雙鳳解和鳴。

奇葩欲吐芳心豔，遇此春風醉好音。

這蕙姿卻是個不識字的，若是要杜開先再念一遍，可不露出那和新詩寫紈扇的破綻來？只得看了，口中假作咿唔厲聲稱贊，便把花箋兒方方折了，藏在袖中。兩個正要再說些什麼衷腸隱曲，只聽得房門外有人走來，喚道：「蕙姿可陪著杜公子麼？」他兩個聽叫了一聲，知是相國拜客回了。

杜開先慌忙坐倒，便裝出那恭恭敬敬的模樣。蕙姿起身不及開了房門。你看這老頭兒搖搖擺擺將進去，見了杜開先，迎笑道：「老夫失陪，多多有罪！請問公子的佳作可曾有些頭緒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已杜撰多時，只候老伯到來，還求筆削。」

韓相國聽說，便欣然大喜道：「原來四首都完了，妙，妙！果然好一個捷才！就要請教。」原來，這杜開先已有稿子的了，便取出花箋，慢慢寫上。韓相國便對蕙姿道：「妳可進去，吩咐快拿午飯來吃。」蕙姿應了一聲，沒奈何，只得勉強進去。

畢竟不知這韓相國看了長春四景，心中歡喜如何？那蕙姿進去，見了妹子又有什麼說話？且聽下回分解。